

# 夜譚續錄

謝康

## 諸葛亮與「葛亮豬」

陳壽三國志，以魏爲正統，而降低蜀漢地位，並譏評諸葛武侯不善用兵，戰略非其所長，但這不是一般人的看法。諸葛亮在我國普通人的心目中，是一個神機妙算，足智多謀絕頂聰明的人物，比之於臥龍。唐詩人杜甫居留成都的時候，作了幾首詩曾極力讚美他，如云：

「諸葛大名垂宇宙，忠臣遺像肅清高。  
三分割據紆籌策，萬古雲霄一羽毛。  
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  
運移漢祚終難復，志決身殲軍務勞。」

這首詩前六句全是頌揚之詞，把諸葛公的才能提高到可與伊尹、姜太公、蕭何、曹參同等的地位。後兩句則借用他「後出師表」中「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兩句話的意思，表示哀悼。自後歷代忠臣義士推崇諸葛孔明者甚多，岳飛、文天祥可爲代表。而民間說書平話三國故事，那三分鼎立的紛爭局面，大部份以孔明及桃園結義爲中心。尤其是明初羅貫中所編著的「三國演義」，用淺近的文體把忠貞亮節的諸葛先生寫成一

個機謀策士和神出鬼沒羽扇綸巾的「道人」，於是諸葛大名，更加名符其實的響亮起來，成爲廣大社會階層所佩服和崇拜的對象。甚至市井閒談，也半開玩笑地說：「三個臭皮匠，湊成一個諸葛亮。」這實在是一句反語，因爲如果三個皮匠的主意，可以比得上一個諸葛的話，那諸葛也不見得很「亮」了。

歷來和諸葛亮的故事扯上關係的人很多，清末名臣左宗棠也是其中的一個。

宗棠剛強果毅，雄才大略，很健談，且自負。每自比諸葛孔明，給相熟朋友寫信，信末署款常用「今亮」二字，而不用真名，可以爲證。當光緒初年，他受任爲陝甘總督時，其屬下藩司（即布政使）林壽圖，其人能飲酒賦詩，亦頗談諧幽默。某日，左公招林飲酒，正談論間，總督署的官佐來報告征回疆軍事勝利的消息。在座的這位林藩台即當面奉承，盛讚左公用兵的神妙，並表示由衷的敬佩。左公戴了幾頂高帽之後，大爲高興。於是拍案大叫曰：「此諸葛之所以爲亮也！」接着哈哈大笑。笑畢，二人又繼續談論往事，左公對當時人物，多所批評，少所許可。並且說當時人多自稱諸葛，殊屬不對。林氏亦趁機拍

桌子說道：「此葛亮之所以爲諸也！」左公默然。因諸與豬同音，豬係最蠢笨而供人宰殺的家畜，對那些以諸葛亮自命的人物，實爲大不敬。左公因此討厭林氏，不再讓他常來作入幕之賓了。最奇怪而可笑的，是今年一月周匪恩來死亡週年紀念日，中共御用文人居然把周匪恩來捧作「諸葛亮」。例如靠攏作家曾作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無恥文人劉大杰捧周的詩說：

「五十年來百戰身，鞠躬盡瘁爲『人民』。  
忠於『主席』忠於黨，開國元勳第二人。」

這首以肉麻當有趣的打油詩，其第二句「鞠躬盡瘁」四個字，就是借用諸葛亮後出師表中「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那句話，顯然有以周匪比擬於孔明的意思。又發表在劉大杰這詩以前，香港左派的武俠小說家早已將周恩來捧爲諸葛亮了，這在香港的忠貞報刊，也已有了報導和嚴正的批評（例如「中國評論」）。我想：稍有道德意識和國家民族觀念的人，都知道周恩來是民族的罪魁，其罪不下於毛酋，拿他來比擬忠心耿耿爲恢復漢室而奮鬥到底的諸葛武侯，豈不是太辱沒了鬼神泣壯烈的出師表的作者了嗎？撇開周恩來禍國殃民的事實不談，單說他這個名字（恩來

），就充分表現舊官僚家族升官發財的卑鄙意識。他是生長在江蘇淮安，我的朋友故羅浩忠將軍（六十一年逝世前爲國大代表）抗戰時任浙江行政專員，住在金華，周恩來抗戰初期曾經到過金華，周恩來曾經大言不慚的對羅浩忠說：周會生時，正是他的祖父考中了舉人，那跑報條的正到他家報訊，於是閤家歡喜，就將他這剛出生的小孩叫做「周恩來」，以紀念皇恩從北來，這事千真萬確。（中外雜誌張鎮國長沙大火真相也有同樣的記載）如假包換。後來周恩來年長，進入南開中學，又其後以勤工儉學留法。但他既不勤工，又不儉學，而且不懂法語，找工作極不容易。恰好俄共有向中國謀發展的計劃，他於是用那勉可對付的英語，搭上了莫斯科路線，這是我於民國十七年到了法國，有些「老巴黎」的同學對我說的。這件事劉大悲、任卓宣兩先生都會知道。我國的情報局也搜集了許多有關周會的資料。他綽號「狐狸精」但是不學而有術，把尼克遜、季辛吉玩弄於股掌之上。說他爲「人民服務」那是屁話！說他是「葛亮之所以爲豬」，倒不如說是善變的狐狸精！

## 鴉片煙和吸毒犯

西元第九世紀的時候，唐朝和阿拉伯通商，阿拉伯人把名爲「阿芙蓉」(Afion或Opium)的這種毒品輸入中國當爲藥材之用，最初吸鴉片的人很少。據「毗耶那雜事律」稱爲「吸藥煙」。其法以兩碗相合，底下穿一孔，以鐵管十二指長，置於孔中吸之，明朝人叫做「吸鴉片煙」。此

種煙膏由罌粟花的果汁製成，花很漂亮，果汁則含嗎啡及那可汀等毒素，有止痛及安眠、止腹瀉等作用，故亦稱爲「洋藥」或「洋煙」。經醫生處方，可以治病，例如打嗎啡針，亦可延長病人若干小時的生命。據偶吸洋煙者言，吸煙後精神非常暢快，飄飄然若入仙境，因此吸煙的和喝酒（酗酒）的一樣，認爲是一種好玩的高級享受，而不是什麼毛病。可是多吸後則上癮，不吸則口水鼻涕交流，非常難過，所以非吸不可。日子久了，則身體衰弱、骨瘦如柴，煙容滿臉，皮膚上毫無紅潤之色，一見即知其爲資深的「癮君子」。這種人由於毒癮有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兩重倚賴，與鴉片結不解緣，弄得精神萎靡頹喪，工作能力和情緒，都不免大受其影響。明神宗皇帝在位四十八年，由於吸鴉片上癮，成爲真正的「癮君」，竟然有三十多年不坐朝，並免除新降任的大臣要見皇帝面謝的慣例。因爲吸煙的人，往往不能早起的緣故。其後到了崇禎十二年，才下詔嚴禁吸煙，犯者處死刑。但不久，因遼東軍務總督洪承疇的請求，又復取銷禁令。

滿清入關後，英國人將印度產的鴉片輸入中國，吸食者漸多。雍正、乾隆兩朝，俱曾經下令禁煙，但並未嚴格執行。道光時乃引起鴉片戰爭之禍。而黃爵滋的奏議，林則徐的鐵腕，亦因此出名，五口通商，上海成爲中國最大商埠，均由此而起。由於英夷戰勝，使買賣鴉片合法化，戰後吸煙的人也更多了，（甚至若干省區，自行種植罌粟製成「土藥」，俗稱爲「煙土」，售價較「洋藥」爲便宜，而吸者益衆），士大夫及有錢人家，多

擺設「鴉片烟床」以待賓客。家中子弟，必須學會「打煙泡」，從煙膏盒中取出少量生煙膏，就煙燈燒成熱的煙泡，以便供奉客人吸食，這纔合於待客的禮貌。筆者年幼時，還親眼看到這種情況，那時正是光緒末年，至今記憶猶新。鄉先輩王定甫先生（名拯，一字少鶴）是我先祖輩農公的朋友，他和曾國藩同在道光中葉中了進士，也是知交，在桐城派古文中他倆都是有名的作家。王拯的龍壁山房詞，評者譽之爲芳意悅魄、古愁蕩魂，銖黍不差，情意畢暢，堪稱爲晚清第一流詞人，官拜左都御史及山東通政使，頗負時望，惟以吸食鴉片爲其一生之缺點。此外詩人黎簡（二樵）、吳墨井及若干姓名顯著的文人，亦多有此嗜好。雖說是時代風氣使然，賢者亦或未能免俗，但終究是受累不淺。由於當時主持國政的慈禧太后，亦好吸鴉片，美其名曰「福壽膏」，以至上行下效，許多衙門官署，都在一些特別房間中陳列煙具及便於臥吸的煙床。堂堂公門中，竟成「煙窟」，許多官吏，都入「黑籍」（煙土是黑色，故名）殊堪浩歎。有人作詩一首以形容之云：

一進二三堂，牀舖四五張，  
煙燈六七盞，八九十枝槍。  
又有深惡吸鴉片者，作諷刺詩云：

瓊蕭錦瑟並橫陳，玉琢金裝製作新。  
到口便醫心上病，行雲頻見掌中身。  
百年有盡先拚命，寸鐵無鋒慣殺人。  
怪底一燈青似豆，夜深風雨化陰燐。

此詩描寫煙燈煙床及吸煙之害，詞鋒犀利，入木

三分，使人讀而生畏。有吸毒癖者，俗稱「鴉片煙鬼」因其自戕身體，與鬼為鄰也。「百年有盡先拚命」一句，更令人毛骨悚然！寫到這裏，忽然想起民國三十年冬雲南起義紀念日前夕，我隨着一個考察團到昆明晉見雲南省主席龍雲（志舟）的時候，看見他的左右侍奉茶煙的，好像都是尉官或校官階級的人，在大約一小時的談話當中，他常吸一枝旱烟桿，那似乎是特製的，（可能有煙膏在內）和預備在桌上給我們客人用的紙香烟完全不同。事後有人談及他的「烟癮」頗重，和張學良（漢卿）一般，不相上下。記得民國廿二年左右，（時間記不清楚了）我因張學銘同學的介紹，在巴黎見過了他的兄長漢卿先生，彷彿那個時候，他的臉上，也帶有「煙容」，但後來聽說他把烟戒脫，身體就好多了。

照現行刑法，吸毒是一種犯罪，同時種植罌粟，販賣鴉片（包含「白麵」、「紅丸」、高加因、海洛英等）開設煙館，都是犯罪行為。除犯罪外，有鴉片煙癮，也是一種疾病。近數十年來，吸毒不僅是一個國家的內政問題，也是世界性的嚴重問題。從前日內瓦國際聯盟和現在的聯合國，都設有專管麻醉藥品的機構，以消除這類「黑禍」為目的，呼籲各國合作，但仍然不能完全杜絕毒品走私，禁止吸毒或使吸毒者完全戒毒。尤其是最近幾年來以種煙販毒著名的「中共」混入聯合國之後，煙毒更嚴重傳播到世界若干地區。以國際販毒中心之一的香港為例，近二十年來，香港監獄裏常有人滿之患，一經考查，則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入獄者，均與鴉片麻醉品有關。

又據香港戒毒會統計：已到該會申請志願戒毒者，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曾有犯罪記錄。此輩因吸毒而犯罪的人，男性多為竊盜，女性則淪落花街柳巷，當「阻街女郎」。根據這些例證，大家知道吸毒是男盜女娼的一個來源。可是共匪沒有人心，竟以毒品禍世界！

上面所談的吸毒，可說是一種慢性的自殺。但若直接吞食鴉片，則為急性的自殺。從前鴉片價錢便宜，有時還可公開買賣，因此用作為自殺甚至他殺的都有。現在鴉片價值和黃金一般貴，而且沒有門路的人無法買得到，因此吞鴉片和吞金子自殺的人，都非常的稀少了。

從前有一個吞食鴉片自殺的故事，可發一笑：話說光緒末年，陸春江中丞做上海縣正堂時（即縣長）兼理司法。有姓杜的鄉下人生一女兒，年方十六，已許配趙姓的兒子。但杜某之妻係一潑辣婦人，恨其夫對於此事擅作主張，不先徵求她同意，便徇另一媒婆的介紹，將女許嫁給姓王的青年。事有湊巧，女的舅父，因女曾寄養舅家多年，視若親生之女兒，不知其父母已將她許嫁他人，於是又以女許婚某姓之子。事隔幾個月之後，這三家都叫媒人送聘禮給杜家，請訂結婚日期前來迎娶，這時才知道此女乃重複訂婚，杜家的人不知如何是好。三個男家，亦各不退讓，於是告到上海縣衙門去。陸春江縣長親自坐堂審問，三家的人都说要娶得此女，於是問杜女願嫁誰家？杜女一面低頭哭泣，一面說道：三家都憑媒妁訂有聘約，如從一家則對不起另外兩家，不如自己死掉還好。陸縣長聽說，乃趁機追問女的是不是真

的願死，女的說是真的。縣長乃對他說：人死不可復生，何必因婚嫁問題自尋短見。女又鄭重聲明，確係自願，絕不後悔。縣長於是命令差人，取出煮鴉片的湯汁來，讓女吞服，女的接着一喝而盡，旋即仆倒在地，不能動彈。杜氏夫婦見狀，號啕大哭，悲慟不已。這時那三家做準新郎的青年，都被嚇了一跳，不敢作聲。於是陸縣長鄭重宣佈，杜女今已死亡，可有誰家願意收屍，辦理後事？這時有趙家子挺身而出，自願負責，陸縣長馬上裁決將女屍歸於趙氏，並將其他兩家的聘金，作為聘儀，以厚葬此女。不料一會兒此女竟然起死回生，站了起來。這時趙家特別高興，其他兩家則面面相覷，猜想杜女所娶的可能不是真鴉片。原來是縣長出的妙計，解決三家爭娶一女的糾紛，並非喬太守錯點鴛鴦譜，乃因為趙氏子原是第一家向杜女訂婚的人，應該有優先權呢。其他兩家「賠了夫人又折兵」只好自嘆倒霉而已。

### 兩粵賭博的歪風

「嫖、賭、飲、吹」粵語稱為「四淫齊」，「嫖」即宿娼，「賭」即賭博，「飲」為酗酒，「吹」即抽鴉片，喫大煙。在上面我們已略說吸鴉片的事，現在讓我們試談一談賭博。

人性大概有遊戲、娛樂和佔有等這些慾望或衝動。人類自小即好嬉戲，而佔有慾則為行為上重要動機之一。孔子說：「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其實貪得之心，不獨老人為然，少壯時也已有之，所以博奕成為多數人的嗜好。

筆者係嶺南人，在兩廣居留的時間較長，深知兩粵一般人之好賭博，若不是與生俱來，至少已成爲第二天性。從前廣西兵士出發行軍，身邊多帶有簡單的賭具（如骰子之類），每當晚上宿營、晚餐之後的休息時間，多半是三五成羣，就地賭博，興高采烈地嗚嗚呼盧。或開設「番攤」，讓許多人下注子，共同參與，相當熱鬧。等到睡眠的號音響了，排長再三催促以後，他們才肯收場上床就寢。如果完全禁止他們賭博，明天打仗他們就沒有精神，這是我的朋友鄧時樂同學民國十六年多參預軍中政治工作由南寧出發廣州所親眼看到的事實。我個人有此經驗，却是在民國二十年九一八事變後，我爲聯絡留英華僑抗日後援事，由巴黎到倫敦，住了兩個禮拜，當我由陳堯聖兄陪同到東倫敦訪問僑胞的時候，他們告訴我這裏的我國領事館，不能保護僑民，爲他們交涉，解除他們身受的英國警察壓迫的痛苦，於是希望法總支部能設法幫他們的忙，（那時我是代表國民黨駐法總支部和旅法華僑抗日後援會去英國的），我問他們到底是什麼一回事？據說：

那一年開始，英國經濟不景氣，許多商船都沒有生意，停泊在港口裏面，船員們（多是廣東水手）回到倫敦時，無事可做，乃以賭博爲消遣。誰知有些人竟因此給警察抓去，並被判拘留或罰款。他們雖則報告領館，要求保釋這些因賭博被拘留的人，但領館答覆無能爲力，使他們十分失望，好像無父母的孤兒受人欺負一般。我說：那英國的警察有什麼證據可以找人呢？他們回答說：警察入門的時候，我們已經收場了，賭具也已藏

好，抓不到什麼證據；不過那被抓的兩位弟兄，身上有幾顆「瑟子」罷了，（粵語稱骰子爲「瑟子」，與人身上所生的「蝨子」同音），我說：就不應該有那幾顆瑟子啦，希望你們以後做事要更小心機警，多注意當地政府的法律。

原來廣東人的番攤館，稍具規模的，多在門首掛一布簾，寫「內進銀牌」字樣，這就是說內面有番攤賭博，以小銀牌作籌碼，不必即以現款交易，等候你賭完了再算賬的意思。這時倫敦華僑所開的賭場，就掛着這樣寫的布簾子，不過英國警察不認識中國字罷了。

其後兩年，我訪問荷蘭，在洛特丹和阿姆斯特丹華僑集中的地區，也有類似上述的情形。我問他們爲什麼賭博？所得的答案是：可以流通金錢的有無，並且解決一部份失業人的喫飯問題。因爲賭博場的慣例，遇到賭館裏開飯即用餐的時候，是見者有份的。在場下賭注的固然有份，不賭的人也有得喫。（在巴黎我曾訪問過法國人組織的賭博性的俱樂部，也有此種習慣，但以會員爲限，因爲必須先登記做會員，才可進入這種俱樂部。）

從前廣東賭風盛行時，地方政府，有時藉籌餉之名開賭，收賭捐以資挹注，（好像在娼妓身上抽「花捐」一樣）靠賭博爲生活的人也不少。兩廣地區賭博的種類亦甚繁雜，常見的則有好幾種：

（一）天九牌，一名骨牌。早兩年越南淪陷的時期，西方人有所謂「骨牌理論」指的就是這種牌。一共三十二張，分文武子，文子有天地人

和，武子有三點五點七點，八點，九點等。據說以前有長衫同志闖入賭館打抽豐（秋風）時，館人以賭具「天地人和一二三四」八字，令其作一聯。其人稍一思索，即成對聯一付云：

「一叢人影三弓地，四面和風二月天」

頗切合當時情境，遂贏得賭館主人之厚贈云。

（二）闖姓，此係科舉時代一種賭博的方法。每逢鄉試會試之前，使博者下注，預猜考取者的姓氏各若干個，等到出榜以後，看猜中之多寡，以定所得的厚薄。若一個姓都猜不着就全數輸光。此風頗盛行一時，光緒時，官方會抽收「闖姓捐」以助軍餉。光緒二十八年廢科舉後，此風也跟着廢除了。

（三）白鴿票、詩票、鋪票，與闖姓之法略同，限於一百幾十個字（或名詞）中，任猜幾個字或詞。詩票則用五言八韻排律一首共八十個字爲範圍。又有所謂「花會」以千字文爲範圍，亦大同小異。俗語云：「賭錢有來往，大喫不回頭。」但因賭而破產者很多，因賭而起家者很少。甚至因賭輸而流爲盜賊，或自殺或被殺身之禍者，亦時有所聞，我鄉的梁官寶，即其一例。

梁官寶者，柳城人，和我家同一街坊鄰里，也算我的父執輩。其爲人絕頂聰明，工於賭博，每賭十場，必贏八九場，當民國十年至十一年，廣州開賭禁時，天字碼頭至長堤一帶，大小賭館林立，門上書「海防經費」字樣，表示奉旨開賭。用銀牌賭番攤的人很多。梁官寶出入其間，每逢下注，十拿九穩，其他賭徒多認識其大名，每跟着他下注子，攤館主人因此賠累甚多。於是各

館主聯合起來，每日或隔日送他一份厚禮，請他不要下場。他於是坐拿「乾薪」，生活闊綽優裕，逍遙自在。不料好景不常，有一天官寶竟在西堤爲土匪用汽車綁票而去。當這汽車經過東堤廣西軍隊駐防營地前，官寶大呼救命，於是在軍警聯合追擊之下，匪徒懷恨官寶竟被他們撕肉票殺害而死，柳州同鄉多惋惜他不務正業，反爲聰明所誤。「人家養子要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蘇東坡這兩句詩，正可爲梁官寶寫照。

(四)番攤，即上文所謂「內進銀牌」。可容許多人同時下注賭博，不似麻將或橋牌限於四人一局。其法由賭館主人僱一「攤官」掌管出籌碼事，高踞在攤位上。於稍低處設一大長方桌，可圍坐十人或八人，而站立者可能更多，都在準備下注子。所謂籌碼，是用圓形的小石子鑿成，每顆大小相等。在每一次下賭注前，由「攤官」在石子袋中，探囊取物，抓出一大把小石子，約百餘枚，放在桌上，並即刻用一碗覆蓋起來，讓各賭徒憑其數學頭腦或靈感，猜想這百餘枚小石子，均以四枚劃爲一組，其餘最後的一組，究竟是一，是二，是三，或是四。於是紛紛下注，其輸贏賠償之法，俱有定規。下注完後，攤官乃揭開覆蓋的碗，然後用細竹製成的一條一尺多長的東西，當衆扒開那一堆小石子，以四顆爲一組，看最後剩餘的是多少顆，即爲公、二、三、四四門，以作爲輸贏的標準。例如贖餘一顆時，叫做開一（或開公），則買一或一二角者勝，由攤主照規則以九折賠錢；同時不中者則全部賭注被沒收，稱爲「殺」，這樣就叫做一場。大約一個晚

上可以開好幾十場，賭徒每次都十足下注，贏時才九折收回。所以大抵是輸多贏少。攤主僅賺這十分之一的差額，爲數已可觀了。

番攤由於每場時間短而下賭注的人比較多，爲禍亦烈，比較賭牌九不相上下。

據說廣東新會，梁啓超（任公）的故鄉熊子島，距宋代末世帝王跳海處崖門，約十里路，又稱茶坑鄉。此鄉梁氏人口最多，任公之父居鄉長地位，嚴禁子弟不得賭博，頗有效。任公三十自述有云：「吾粵瀕海，民俗剽悍，賭博械鬥，視爲常業。先君子常疾首痛恨，謂三害不除，鄉治無由……全粵久成賭國，獨吾鄉則博筭之具，不得入境。」

觀任公所述，鄉治可由族長領導做起。筆者的先祖華農公，科舉時代舉於鄉，並考取拔貢，任書院山長，爲人孝廉方正，極痛恨賭博之害，曾作戒賭詩以示子弟及族人，但遠不如梁任公尊翁之於茶坑鄉所收的效果。吾鄉賭博之風，以舊曆新年至元宵節這半月之間最盛行。鄉人賭博的方法，除「番攤」外，爲打天九（即骨牌）推牌九、擲骰子、鏢錢、及大字牌；搓麻將和打撲克則甚少。除夕夜有人擲升官圖，或用象棋子作賭博，小孩則於日間在地上滾錢爲嬉戲，亦可分勝負。

(五)麻將，在明時爲馬甲（宋初楊大年有馬甲經）後稱馬將，最後爲麻將或麻雀，皆語音轉變的緣故。清初康熙時仍盛行馬甲，桐城張文瑞公反對賭博，尤厭惡馬甲，嘗刻一圖章，其文曰：「馬甲衆惡之門，習者非吾子孫。」他家所藏

的圖書，都將此章蓋上，以資警惕，作爲家訓。

今之又麻雀，與馬甲大異。據說由揚州鹽商傳入寧波。初爲葉子，後改竹製，或用牛骨，最上等用象牙製成，極精美。清光緒、宣統朝至民國，仍盛行。慈禧太后常於宮中召集諸王福晉及格格（即公主）聚博，多玩麻雀牌。爲博得太后歡心起見，侍賭者常故意讓太后贏牌，慈禧既糊牌，大家都向她慶賀，出賀錢，連同所輸之數，分別叩頭求她賞收。等到累博累輸，無力奉獻時，則跪求太后賞一司道美缺，於是所收穫乃十倍於輸給慈禧的錢了。宮中所玩的牌皆用上等象牙製成，長二寸，寬一寸，雕刻很精緻，見者疑爲鬼斧神工。

有人作詠麻將詩四首，錄其二首云：

「麻雀何難打，祇求實者虛。逢和須要算，死聽不爲輸。三項家家大，雙風對對符。自摸清一色，喜煞收豬奴。」

「又唱竹林戲，謳歌逸興除。四圈輸八甲，一客累三家。包子連連喫，頭兒屢屢拿。不愁輸得苦，明日早來些。」

這些打油詩句頗有趣，雖係晚清人所作，似亦可適用於今日坐方城的麻將客。前一首所謂「三項」，係指中、發、白，「收豬奴」者，斥麻將爲收豬奴的玩意也。後一首則美其名爲方城竹林之戲，意即「竹戰」，或稱「看竹」。「喫包子」指冒險打大牌，即不按牌理出牌給人符（糊）下，則此人須包全拾輸出之數給贏家。俗語說：「不怕輸得苦，只怕缺了賭。」多「喫包子」的人，以後總會學乖的，只怕三缺一，最弔癮。

中國人發明象棋、圍棋和麻將，不能說沒有發明天才，因其能引人入勝，故早已輸出外國。於是麻將牌製造，成爲三百六十行以外的另一行業，以之輸出，可賺外匯；到外國教番鬼佬打麻將，也成爲一種謀生之道。可與教番鬼打太極拳相提並論。因爲打幾圈「衛生麻將」和幾手太極拳，據說對於身體大概是有益的。

有人痛恨賭博，指爲「士夫飲博供清譚，收猪奴輩亡人國！」罵爲散財童子。但也有人說：「不作些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這兩句話，似乎也合於人情，所以「衛生麻將」，雖在國難期間，仍舊大行其道。照法律上看，我們是禁娼、禁賭、禁鴉片的國家。但在實際上有的是娼娼和賭，祇是禁煙比較嚴些罷了。孔子不云乎：「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所以偶一爲之，對於有閒階級似乎無傷大雅吧（？）。

(六) 賭牛牌，前清末年，西林岑春煊（雲階）爲兩廣總督，常駐廣東省城，這時流行「賭牛牌」，即由賭銀牌、銅牌的番攤館轉變而來。其法，由沒有現錢換取銀牌或銅牌以作賭注的人，參加賭博，而以衣服鞋子及其人的身體爲抵押。先在下注子之前說明白，下注後贏則照數給錢，可自由離去；輸則先以衣服爲償。再輸而數目較大，則其人須受拘禁，不能自由；必須立即寫信與其家人或親友，由攤館派人送達，讓受信者付款或帶錢往贖，並視其路程遠近，限其贖身的日期，過期不贖，則施以各種懲罰，包含體罰在內，甚至有因被虐待或餓飯而致死者。有些因贖款久不來，乃有被當作「猪仔」交與行船的水客，

賣至外洋做苦工，其中有人因禍得福，後來在外國發了洋財，那却是最幸運的了。不過，這種「賭牛牌」私自處罰賭客，既屬違法，又不合人道。事爲岑春煊總督所聞，認爲參加賭博，維係自願，但拘人勒贖，加以虐待，與大強盜的綁票，性質相近，屬於嚴重的犯法行爲。乃嚴令禁止，違者立即正法，處以斬首之刑。此命令必行，頗著威望，有違犯者數人，馬上被綁到法場斬首。因此「賭牛牌」的歪風，也就逐漸消失了。（粵語以「牛」爲野蠻霸道，所云「牛精」、「牛骨」和「賭牛牌」，俱有此意。）

(七) 除廣州賭風外，我們可略談「賭國」澳門。澳門舊屬香山縣，在石岐之南，西元一五三五年租與葡萄牙爲通商之用。其後澳門葡人政府准許開煙、開賭，遂以「東方的摩納哥」著名了。十餘年前我由南洋回來旅居香港的時候，聽說每天至少有幾千個香港人到澳門去賭博、游玩和看「賽跑狗」。我也趁熱鬧舊地重遊，覺得風光依舊好，到賭館賭博的人，說不上萬頭攢動，但也還相當擁擠。賭館的規模，和摩納哥的蒙特卡羅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自慚形穢。但賭具則中西合璧，其中「番攤」一種，便是摩納哥沒有的玩意，賭電動輪盤，則從彼邦學來。但其他賭具如「賭單雙」的那一種，却爲澳門所無。當我旅遊摩納哥時曾因「賭單雙」，下一次注子碰碰運氣，結果輸了十幾個佛郎。（摩納哥通用法國錢幣，即偶爾判決死刑犯，也得向法國借「斷頭台」。）但在澳門，我雖入賭場，只作壁上觀而已。據說有些人到澳門，入賭博館後，請客代爲下注

，其意不在賭，而在吹煙及挾妓之類。原來賭館設在大旅館的二、三層樓，客人在四、五樓開房，一下樓即爲賭場，賭場中有人代客下注，並故意使他得勝，不勝則代爲付款。於是一面由館方派人代博，一面則殷勤招待，爲客備辦鴉片、酒肴，並代約交際花陪酒，使貴客樂而忘賭。最後送賬單來，寫明客雖小勝，而爲數無多，而所代支的煙、酒、菜肴及玩姑娘之費，比對之下，常超出不少。至是客乃出港紙或澳門幣百數十元以結賬，方得脫身。此客明知這回被敲了竹槓，但因同時得到某種滿足，亦樂而忘疲，真可謂「嫖、賭、飲、吹、四淫齊全」了！這個玩意在摩納哥是辦不到的。

記得旅居香港時，曾任北角區，人煙稠密，有時夜半還有「雀戰」聲音，擾人清夢。而九龍大街兩旁，常看見「麻雀學校」的招牌，一片搓麻將的嘈雜聲音，聞於戶外，賭風之盛，令人不寒而慄。聯合國香港協會，因此集會辯論禁賭博問題，我於參加討論後，作「哀賭徒行」，節錄於後：

賭錢樂、賭馬高，找尋刺激稱英豪！  
雀戰好、賭波好，做事讀書偏懊惱。  
香港賽馬是熱門，麻雀亦可開學校。  
據說輸贏機會均，勝固開心負亦笑。  
能使社會趨繁榮，流通金融散鈔票。  
況有香車與美人，即財贏得如花貌。  
賭博場中玩意多，及時行樂無昏曉。

堪嗟十賭九輸銀，賣掉良田三百園。  
大廈高樓當孤注，昔年豪富今赤貧。  
流浪街頭作乞丐，茫茫人海可憐身。  
年華衰老怨難贖，日暮途窮歌當哭！  
無錢怎奈度日艱，終夜飢腸轉軸轉。

世情冷暖故交疏，多少閨人艱虞。  
……  
剩得時衰生計蹙，親朋誰濟急時需？  
憐君豪賭今絕路，萬金散盡始知苦。  
一時失足千古恨，奉勸世人早戒賭。

大陸淪亡共禍深，努力毋忘身在莒。  
回頭猛省作新人，忌入博場如避虎。  
莫效王孫泣路隅，勤工自可得天祐。  
歧路使君亡羊羣，及今快將羊欄補。  
勉矣昔年舊賭徒！浪子回頭堪鼓舞。

# 編輯報告

編者

△總統府祕書長鄭彥棻先生，在百忙中抽暇撰寫「徵印三民主義百萬冊紀往」，交由本誌獨家刊載，方今文教當局為遵行總統 蔣公遺訓實踐三民主義加強思想教育之際，鄭先生所記種種均係第一手史料，最富教育意義，彌足珍貴。

△民國十六年五月十六日為民族英雄抗日烈士張自忠上將殉國三十七週年，名作家謝應芬將軍，窮數月之力，搜集資料，訪問張自忠將軍故舊友好，詳加考證，為本誌撰寫「張自忠英烈千秋」，不僅保存了許多珍貴史料，而且極富可讀性，實為當代傳記作品中上乘之選。

△名記者汪清澄先生的「壽比南山紀壯遊」寫曾在本誌發表回憶錄的楊森將軍九六壽辰登山盛會情景，遊記、掌故兼而有之，文末所錄楊將軍早年登阿里山紀遊詩，尤清新可誦。  
△國民大會代表喬家才先生的「抗日情報戰」

越寫越精彩，許多可歌可泣的悲壯事蹟出現在喬先生筆下，生動翔實，歷歷如繪，不僅使人讀了頗添許多新奇見聞，讀後更令人熱血沸騰。本期寫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王撫洲教授等策動經濟作戰，與日僞鬥智鬥法的經過，曲折離奇，引人入勝。喬先生應讀者之請，已將本誌前幾期所刊喬先生文稿重加整理增訂，提前出版單行本「戴笠將軍和他的同志」第一冊，全書正在排印中，敬請讀者注意出版預告。

△名教授中國文化學院副院長濫維和先生的「永憶慈暉——蔣公遺愛在華岡」，憶述總統蔣公獎勵民間興學，愛護青年以及華岡學府創校經過，華岡青年對國家社會所作的貢獻，許多珍聞秘辛，堪稱中國現代教育史上的佳話，讀來令人深切感動。  
△留美前輩名教授衛挺生博士的自傳，已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本期「泛海浮家

在天涯」一文即係「衛挺生自傳」中之一章：「晚年的家庭生活」，凡本誌讀者購閱「衛挺生自傳」一律照定價八折優待，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名教授史學家蔣君章先生精心撰寫的「革命奇僧曼殊上人」對革命先進蘇曼殊的生平事功、詩文創作、翻譯以及藝術造詣等各方面的成就和貢獻有詳細的評介，值得細讀。

△謝康教授的「夜譚隨錄」在本誌上期刊出後，深受讀者歡迎，謝教授應讀者之請，本期再寫「夜譚續錄」，將中外古今軼聞掌故治於一爐，深入淺出，包羅萬象。

△黃天鵬教授「光風霽月六朝松」，陳嘉驥先生「張作霖父子是非功過」，魏子高先生「愛國詩人易順鼎」，胡光廡先生「崇厚使俄獲罪與開釋」，那廉君先生「傅斯年先生的故事」等佳作均因排校不及，延下期刊登，敬請讀者及作家鑒諒。